



川端康成

藤花与草莓

藤花与草莓

(目)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藤花与草莓 / [日]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 — 海

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1

ISBN 978-7-5442-7470-8

I. ①藤… II. ①川…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194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40

TENOHIRA NO SHOSETSU

by KAWABATA Yasunari

Copyright © 1929 - 1964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藤花与草莓

[日]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1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70-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当铺	1
黑牡丹	5
日本人安娜	12
父母离异的孩子	17
舞女流浪风俗	23
显微镜奇谈	30
望远镜与电话	34
厕中成佛	42
鸡与舞女	46
化妆的天使们	50
被拴住的丈夫	56
白粉与汽油	60
百合	66
舞鞋	68
雨伞	75
后台的乳房	77

睡眠癖	79
吵架	81
脸	83
化妆	85
妹妹的和服	88
遗容	94
舞会之夜	97
始于眉毛	103
藤花与草莓	104
秋风中的妻子	107
爱犬安产	110
十七岁	114
裙带菜	120
布头	126
娘家	132
水	134

石榴	136
五角银币	140
山茶花	146
红梅	152
布袜子	156
噪鹃	159
夏与冬	164
竹叶舟	170
蛋	173
瀑布	178
蛇	183
秋雨	187
信	191
邻居	194
树上	198
骑马服	201

当铺

门松^①的影子，落在因雪地的反射而变得明亮的毛玻璃上。当铺的儿子坐在店堂里，身穿的新衬衫露出了白皙的胸口。这少年嘴唇红润，脖颈周围都是柔嫩的脂肪，像姑娘般光滑。而且年底才新换的白木格子窗棂，显得格外明亮，恍如舞台上的当铺布景。他透过格子窗，与少年互祝新年。所以他很悠闲，一边微笑一边谈论放高利贷的事。按月息一成计算，三百元债得付三十元利息。

“这么说，要是有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本钱，靠吃利息就可以过上宽裕的生活啰？人们怎么不在社会上放高利贷呢？不可思议啊！”

“所以，最好不要去借钱。到期限前先扣除利息，还有手续费、调查费等，结果拿到手的远比所借的面额少得多。就算这样，没有担保的所谓信用贷款，更是难之又难。”

“有点难住了。要是附近有你们家熟悉的贷款户，希望给介绍介绍，好吗？”

^①日本风俗，新年在门前装饰的松枝。

“这个嘛……”少年像小姑娘似的，亲切地笑了，可话声却像商人的油腔滑调，有点虚情假意。

——要是介绍，也许对方会说你们店给借好啰。他这种只顾自己的瞎盼，也就无法在脸上表露出来。他想起在雪道上等待的女子。这时，门扉打开，他大吃一惊，进门的并不是他的女人。

一个男人仿佛随时都会死在路旁，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家一般，推开关闭的玻璃门，呱呱呱嗒地踉踉跄跄走进来，咽气似的跌撞在墙上，借用肩膀的力量蹭墙行至账房前，抓住了账房的格子窗棂。

“初次来，想借点钱。”

原来是一件女式和服长衬衫。薄毛呢都被女人的肌肤弄脏了。他将视线移开。这男人的衣服下摆露出了旧法兰绒的睡衣，木屐的厚齿上沾满了雪泥浆，粗股的木屐带已松动了。

“初次来，不上府上看看，不能给你典当啊。”

“嗯。其实，年底我来过一次，您也是这样说的。当时内人还顾忌邻居耻笑。如今已经顾不上了，请到寒舍来看看吧。十一月以来，我们俩都卧病在床，是凭着这副躯体，从车站那边走到这边来的，也许回到家就累垮啰。我只能慢慢走。一起到寒舍来看看吧。能不能先借一元五角呢？”

“正月里没有人手啊。”

“约莫一公里半地，我得走一个小时，请念在我是个病人的分上，就给借一点吧。”说着，男人用报纸捂住了脸，咳嗽不止。膝头紧并在一起，污秽的手和报纸一起颤抖，并且用敲诈似的迫人口吻，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同样的话。当铺的儿子像倔强的小姑娘，沉默不语。

“这么央求，你也……”说着，男人抓起和服长衬衫，准备用报纸包起来，转眼又慌忙用膝头遮住溅在报纸上的血迹，说，“你身上流的是不是血？是不是血？”

“遗憾。我身上流的血，没有多余的可吐呀。”

“什么！”这男人连连咳了几声，冲着格子窗吐了一口唾沫，“记住，这是人血啊！”

这男人额暴青筋，横眉怒目，仿佛当场就要倒下。

他说：“恕我冒昧，倘使是一元五角，我来垫付吧。”

男人惊愕地瞧了瞧他，随即垂头丧气，浑身无力了。犹豫的时候，门扉又打开了，他便将钱硬塞给这男人。

“那么，请收下这个吧。”男人将和服长衬衫递过去。

他笑着推了回去。

男人深深地低头施了个礼，长长的头发把前额都盖上了，嘴里一边念念有词地说了些什么，一边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当铺的儿子从店堂里面拿来消毒药，揩拭了格子窗上的血。

“简直是从地狱里来敲诈勒索的啊！”

“哪能收下那种布满肺病细菌的东西呢！听他那种演戏般的傲慢言辞，可以断定那家伙一定是个社会主义者。”

第二个男人逃也似的走进来，站在一个角落里，无意去听他们两人的对话。当铺的儿子一回到账房，男人就毫无礼貌地靠近账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一共多少？”当铺的儿子把小纸包打开，原来是成叠的钞票。他点数钞票的时候，男人为了瞒过他的眼睛，像蝙蝠似的伸展衣袖，用双手抓住格子窗。是刚刚揩拭过血的格子窗。这背影酷似蝙蝠，

难看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男人从少年手里接过当票，板起布满痛苦阴影的脸，走了出去。

“刚才那叠，大概有一百多元吧？需付一百多元的利息，究竟典当了什么呢？”

“那不是利息。”少年好不容易又恢复了姑娘般的微笑，“这是秘密。他典当的是现金。”

“莫非是小偷……利息由谁来支付？”

“同典当物品一样，由对方支付呗……据说他就住在附近。这户人家经常跑当铺，想让人家以为他们很困难。同刚才那个病人正好相反。”

“既然这样装穷，可见这笔钱很可疑。他做什么买卖呢？”

“装穷，不要花钱，又没有人来要钱嘛。”

“可是，我却因为有人来要钱受不了哪。能不能通融把刚才那笔不可思议的钱借给我呢？”

“这个嘛……”少年走进店铺里面，良久才又带着小姑娘般的亲切表情走了出来。

“家父说可以借……就是刚才谈到的三百元的一半。”

他飞跑到洒满阳光的雪地上。他的女人正和孩子们一起在杂树林旁堆雪人，明朗地欢笑着、玩耍着。

黑牡丹

黑牡丹

父 小猎狗

母 哈巴狗

出生地 赤坂青山南町五之十五 渡边雪子转

誕生日 1928 年 10 月 26 日

“黑牡丹？白狗的名字，为什么叫黑牡丹呢？”

“耳朵呀，你不觉得它的左耳朵像朵黑牡丹花吗？”

“哪儿？让我瞧瞧。”他说着搂着小狗的头，把它抱了起来，小狗顺着他的胸口往上爬，忽然用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

“瞧！首先就看中人家的嘴唇，真是机灵鬼。你是个前途不堪设想的不良少女呀。”

“它是只牡狗啊。”

“原来是只牡狗呀。”他说着望了望雪子那露出腼腆神色的脸颊，自然地想起她的吻。所以他觉得在热烈亲吻的小狗可爱极了。

“可是，漏写了牡牝性别了。”她说从挂在狗脖链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再次把它摊开。

“这是你家堂堂正正的户口副本嘛。”他说着不禁打了个寒战。因为他让雪子生了个没有堂堂正正户口的孩子。但是，她说：

“它既非牡也非牝，为了让它生活得幸福，我特意将它写漏的。对吧，黑牡丹。”

“这只耳朵像牡丹吗？顶多只像一片花瓣。”

“就算是花瓣，难道不像牡丹花瓣吗？”

“是个好名字，不过也没法一次次地叫黑牡丹、黑牡丹呀。我不喜欢黑，还有什么牡丹？牡、牡啊。”

“宝宝，宝宝。”

“不是宝宝，我说的是牡。”^①

“可是，你真的要吗？”

“当然要。我家里也领养了两只野狗呢，眼下大概还躺在窄廊下睡觉。前些日子，我妻子去买香烟。那是一位人品正派的老太婆开的铺子，她看到狗群尾随着我妻子，就说：这些狗都很可怜啊，如果有剩余的食物，您就给它们喂点吧。妻子说：我们家每天都给它们喂饭的。话刚落音，老太婆吧嗒一声双手着地，施礼致谢。就在这时，屋里又出来另一个老太婆，两人一起低头施礼说：谢谢了。就是说，这两只狗的原主人迁居镰仓时，把狗扔弃了。长期以来，狗就在这一带的垃圾箱或人家的厨房门口徘徊觅食，渐渐地变得又脏又瘦，眼神也变得贪婪可怕。无论走到哪家，都被人家轰走，也遭到

^①日文中“宝宝”一词的前两个音与“牡”的发音相同。

同族伙伴的轻蔑。真是的，连同族之间仿佛也明白对方主家的身份和财产，不论哪只狗都对这两只乞丐狗冷眼相待。它们被我们家领养之后，跟着外出的时候，街上的孩子们都跑过来向它们投掷石头。我妻子也觉得孩子们太过分了，就跟他们吵了起来。香烟铺的老太婆平常也很同情这些狗，所以才对我妻子施礼致谢的。”

“太好了。你很喜欢狗，我是很清楚的。不过……这么说，尊夫人也喜欢狗呀。”

“但是，贵族家出身的狗不知会怎样呢。”

“很晚才回家吗？在哪里……”

“你是说我妻子吗？其实她是去舞厅向当年的熟客推销我的画。因为听说你们将调到中国，得把钱还给你们。所以，我也到处走动走动。”

“是吗？这样看来，尊夫人还是没有坦诚地接受我的心意啰。就说今天吧，我阔别两年又来了，她没在家，我竟擅自进屋，并且在画室里画画取乐。”

“嗨，我妻子嘛，她对我从以前的情人那里借来我们的婚礼费用，也很高兴地笑了，得表扬她呀。至今她还是这样一种心情。不过……”

“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收钱了。明天一早就出发。如果尊夫人愿意收下我这只小狗，这就够了。”

狗在她膝上睡着了。一抚摩它的头，它就把眼睛睁开一条缝，仰望着他的脸，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仿佛在请求让它睡个好觉。抚触这柔软的长毛的手感，使他心中涌起爱护幼小者的那股温馨。孩子——雪子是不是为了使他想起孩子，才把小狗带来的呢？

“总之，能不能跟我去一趟舞厅呢？说不定她已经凑到了一点钱。”

“我很想见见尊夫人，却讨厌提到钱的事。”

“但我的妻子去凑钱，我心里就总觉得像那只狗到别人家厨房门口乞食一样。”

他说着站起身来，从和服袖兜里拽出满巴掌的纸屑，一边放在白腰文鸟笼子上，一边说：

“今年年底，我想家里也该买一个废纸篓了。”

离开他膝上的小狗，睡眼惺忪，走路踉踉跄跄的。它伸了个大懒腰，就跳到他的和服下摆处尾随着他。

“这只狗可叫我为难啦。放在我家怪可怜的，又不能让它坐电车……请你给它付汽车费吧。”

在车里，雪子一边让狗叼着手套，一边说：

“这样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你和尊夫人告别，在现今的世道里，能这样做，应该感到幸福了。”

“所谓现今的世道，又……”

“这是指对于一个总带着自卑感活着的女人来说。我是个没有职业的女人，和你在一起，想起这件事真不知有多么悲伤，也许就因为这个才分手的吧。”

“就是说，我这个男人没有正经职业。”

“我没有那么想，和你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感到很快活。但那个时候种下的自卑感，一辈子都缠着我，只有这点令人悔恨啊。每天晚上，我让这只小狗和母哈巴狗一块睡的时候，总是这样想。我也像哈巴狗那样被人家抚养。”

“可是，小狗要小便怎么办？”

“小狗要小便的时候，母狗就会来拽我的睡衣，把我叫醒。”

“我刚才就想问了，你也是来与孩子告别的吗？”

“不。”

“你向丈夫都坦白了吗？”

“没有，唯有这件事还没有。”

“我也是唯有这件事，还没有对妻子说。”

“就那样把她培养成一个坚强的农村姑娘，也许更幸福……不过，我们能不能立下个协议？不论你或我，如果坦白并得到伴侣的谅解，就可以自由领养她。”

“另一方面，双方都不领养，也不相互责备。”

“但是，如果孩子责备我们呢？如果我自己责备自己呢？那么，我就无路可逃了。”

幸亏这时他们已经到了舞厅门口。一打开玻璃门，爵士乐队使他倒抽了一口气。舞女们恍如一股强烈的红黄蓝原色的旋涡，他惊慌失措地坐到舞厅的一个角落里。在衣着华丽的舞女中，妻子格外显眼。因为只有她一人身穿洗褪了色的平纹丝绸衣裳。她的舞女对手却穿着红裙子水兵服，看上去约莫十五六岁光景。妻子瘦削的肩膀上，垂肩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把。他立即忘却了刚才的羞愧，只觉得有一股静静的温馨的情丝爬上了心头。舞曲终了，舞女和客人旋即分成红黑两组，分别聚集在舞厅的两侧。她一个人混在黑组里走了过来，发现他和雪子的时候，脸上顿时飞起红潮，一直红到了脖颈。

“哎呀，不，真吓了我一大跳……我蓦地忆起过去，就想跳舞。刚才与我搭档的那个姑娘特意紧紧地握住我的粗手，问道：啊，姐你幸福吗？真使我感到悲观啊！”

“我向雪子要了这只小狗。”

他让藏在袖兜里的小狗露出脑袋来。

“呀，真可爱。”她说把小狗抱了起来，不顾周围的人，一味地往脸颊上蹭。这时场内响起了华尔兹舞曲。妻子忽然高兴地说：

“太太，跳起来吧。”

不过，使他惊讶的是雪子说：

“我只会走步。但作为告别的象征跳跳也无妨。下次重逢，彼此都成了老太婆的时候，交际舞什么的，说不定会成为梦啊！”

她说着爽快地站了起来，不是吗？男士们蜂拥而上寻找女舞伴，稍晚一步，妻子也把小狗递给了他，然后一边搂着雪子的肩膀，一边说：“我可是个女的。”

这当儿，他没有接住小狗，小狗钻进舞池的人群中四处乱跑。他蹲下去去追它，可是被跳舞人的脚挡住，没法靠近。接着，小狗蹲在跳舞的人中央，蹬开后腿撒尿。附近的舞女们惊叫起来，赶紧避开。男士们哄堂大笑。他拍了拍妻子的肩膀。小狗躲在长椅下面。三四十对舞伴几乎都停住了舞步。乐师们一边奏乐一边踮起脚来看。妻子赶紧跑过去，猛然将衣服的下摆盖在狗尿上揩拭干净。那哄堂的笑声戛然而止。然而，围绕着它的舞女们就成了牡丹花圃。妻子跑进了舞厅后门。侍者拿来热水和抹布。场内又继续翩翩起舞。他们三人逃了出来，坐上汽车之后，他和妻子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让你们吃尽了苦头。对不起。宝宝，就为了你，瞧，赶紧施礼道歉。”雪子说着按着小狗的头，叩在妻子弄脏的衣服下摆上。

“不，不，那样更觉得可爱了。”妻子边把小狗抱起来边说。

“多亏了你，我们不用花费分文就退了出来。我还有个请求，希望你们把它要下来。”